



御製為善陰騭序

朕惟天人之理一而已矣書曰惟天陰騭下民蓋謂天之所以默相保佑之於冥冥之中俾得以享其利益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天之陰騭也人之敷德施惠于人不求其知而又無責報之心者亦曰陰騭且人之陰騭



固無預於天而天之所以報之者其  
應如響嘗博觀古人往往身致顯榮  
慶流後裔芳聲偉烈傳之千萬世與  
天地相為悠久者未有不由乎陰隲  
之所致也然而代有先後時有古今  
簡籍浩穰難於編閱萬幾之暇因采  
輯傳記得百六十五人復各為論斷

以附其後并系以詩次為十卷名曰  
為善陰隲特命刻梓以傳俾皆有以  
顯著于天下且令觀者不待他求一  
覽而舉在目前庶幾有所感發勉於  
為善樂於施德而凡斯世斯民皆得  
以享其榮名盛福於無窮焉故序

永樂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為善陰隲目錄

第一卷

蔣王靈應

二真成仙

魏顥從治

叔敖埋蛇

隋侯獲珠

李冰堰水

于公爭獄

比干受策

丙吉不伐

陽雍給漿

盛吉泣囚

陳臨善政

楊寶救雀

卓茂循良

伏湛分俸

第二卷

鄧禹不殺

鍾離憫恤

袁安出罪

黃香憂濟

曹褒坐免

史弼守正

陳寔止盜

王丹化俗

李善保孤

魯恭三異

郭躬寬平

趙憙徙黨

韓韶發廩

劉寬溫仁

孫鍾飯客

劉翊濟眾

王忱敦義

第三卷

仲堪葬棺

許遜昇真

毛寶放龜

文瓘無怨

大亮仁厚

道琮葬友

唐臨不寃

嚴譔詳審

仁傑申理

有功仁恕

郭震助喪

延年免難

楊旬寬惠

羅珣給藥

裴度仁恤

韋丹活龜

崔郾周給

第四卷

弘敬延壽

李珣平量

敏中護遺

孫秦重義

熊慎放魚

元之不貪

范宰擇嫁

彥賓還女

劉軻改葬

劉翺禁溺

建中補漏

禹鈞行善

曹彬仁惠

王祐公直

公瑜輟資

王永減稅

王濟利民

第五卷

若水察誣

堯叟濟人

堯佐興利

王相振飢

查道傾囊

張慶潔獄

韓琦德政

仲淹經濟

張詠惠民

允則蠲輸

王曾代償

王質明惠

歐陽求生

富弼拯災

宋郊渡蟻

永叔吏事

趙槩仁直

第六卷

胡宿濟利

蔡襄放鵝

馮商還妾

楊存惠商

吳奎義莊

仁霸直冤

陳洎公忠

公亮與錢

元發禦菑

蘇軾惠愛

承逸好施

趙抃讞疑

馮默全生

百祿活降

純仁麥舟

陳亢瘞殍

之純掩骼

第七卷

朱軾代納

汝楫贖命

立節持法

葛繁便利

仲淳歸金

留臺安分

時校歸喪

文規理枉

林積還珠

趙秋資鄰

二張醫報

知可夢神

傅敞舉喪

楊參審辨

張馮惠眾

蔣生還產

王令嫁孤

第八卷

叔通娶啞

吳五賑貧

三郎行義

必大免吏

允文舉子

世昌採疾

張洽雪冤

庭式娶瞽

崇禮施棺

張逸異政

大錄守法

鄭丞止暴

夷伯夢感

袁生歸妾

馬父哀喪

王縉焚香

第九卷

李謙燒券

彭矩積善



天福平糶

宗仁濟渡

元植愛物

祝染施粥

孝基歸財

噲參療鶴

劉肅辨析

子貞抹飢

秉直散財

伯林息民

嚴實活衆

希憲德化

田滋廉能

思丁寬仁

第十卷

維禎禱神

天章治行

楊王感神

徐王積慶

徐達大功

沐英忠愛

大海英烈

胡深保衆

陶安惠政

章溢愛民

練氏全城

曾婦禦寇

陳母詞塚

郡君却金

文妻固盟

周婦感悟

為善陰騭目錄

為善陰騭卷之一

蔣王靈應

蔣子文廣陵人也豪縱好飲不拘行檢嘗自謂已骨  
青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盜至鍾山下賊擊傷  
額因解綬縛之有頃而亡吳先主初其故吏見子文  
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見者急走子文  
追謂之曰上帝以我正直無私多行陰騭命我為此  
土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為吾立祠吳主以  
為妖言不之信後有蟲入人耳及火災之患吳主乃

封為中都侯加印綬立廟其患遂息因改鍾山為蔣山表其靈異晉蘇峻作難列營山前兵勢甚盛郗鑒禱於廟以祈陰助比臨陣峻方乘騎督戰忽見神人介冑揮劍擬峻馬躓而墜被擒斬之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廟下奉以相國之號堅因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作人形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所至憮然有懼大敗而還宋孝武帝孝建初加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封王爵梁武帝天監中旱甚詔神求雨一日當神上忽有雲如殿後忽霖雨大降

帝備法駕躬謁謝焉時魏軍圍鍾離神報許扶助既而無雨水忽驟長遂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足皆沾泥濕南唐主以神勝敵剋亂為人除害追謚莊武仍令有司脩飭廟宇宋仁宗景祐二年增修宏麗賜額惠烈自是凡遇旱潦叩之立應疾病祈求者無不痊愈數百里中生民咸所仰賴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削平僭亂統一寰區定鼎金陵神陰加佑助功莫大焉朕荷

皇考

皇妣鞠育恩勤斯久無間爰自幼歲以疾疢所嬰嘗  
致禱於神冀加保佑果蒙神庇尋獲痊安由是恒履  
康吉恭膺

天命撫御華夷海宇莫安民物繁阜莫非神之貺也  
遂加封神為忠烈武順昭靈嘉祐王歲時致祭焉  
夫忠貞英烈之士生於世也豪邁不羈流俗罕識  
之然其一念之誠悠久不息苟可以利邦家安衆  
庶雖捐軀隕命有所不顧是以歿而為神必能護  
國庇民助順殄逆救災卹患扶善懲邪雖處幽冥

而威靈烜赫凜然如生使遠近見聞者敬畏尊奉  
恒享血食良非偶然也觀於蔣予文可見矣予文  
生於漢末在鄉里不拘細行仕為邑尉乃能勤勞  
徇物慷慨憂時及追逐草竊奮不顧身竟以死勤  
事其秉心不回如此既而復以靈異昭示於人當  
時為之立廟以妥其靈爾後誅叛逆安國家蘇旱  
濟拯疵癘澤被中區績昭後代千有餘載英靈儼  
存以至儲祥集慶默祐朕躬協應休徵嗣承大業  
陰功厚德奚可名言是宜褒封爵秩載在祀典歷

萬世而不刊也猗歟盛哉詩曰

青骨生來異衆人 自知死後必為神

果然血食逾千載 廟貌巍巍久更新

又

漢季為官尉林陵 窮追草竊竟捐生

英魂耿耿常如在 萬古千秋顯聖靈

又

身騎白馬氣揚揚 故吏相逢大道傍

立廟安靈民受福 火災蟲患悉消亡

又

蘇峻提兵逼石城 鍾山左右盡連營

當許郗鑒求神助 誅戮渠魁晉室寧

又

苻秦南寇逼淮淝 陰賴神靈壯國威

草木疑兵風鶴應 雄師百萬總奔馳

又

當年北虜寇鍾離 大水俄生即退師

欲識神功何處是 廟中人馬足沾泥

又

天祐蒼生啓聖明

神能效順助威靈

金陵定鼎基圖壯

物阜民安樂太平

又

昊天罔極德恩隆

曾中神靈祐朕躬

果沐洪庥承大業

加封徽號吞神功

又

鍾山佳氣日網緼

廟宇森嚴爵位尊

護國庇民功德大

縣縣香火永長存

二真成仙

徐知誼系出偃王之後五代時南唐人與其弟知諤  
 並英邁絕倫寬仁愛物忠君孝親崇信三寶同心好  
 善精勤至道脩齋設醮日常持誦玉皇真經并寶號  
 兄弟俱事吳其後知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鎮金陵  
 戰守有備撫輯流亡控扼二十餘州氓征就寬軍給  
 以饒林蠻洞蠻守條死要稚羞嬉遊連手歌謳上無  
 所怨下無所讎江南之民舉賴以安後奉命帥師攻  
 閩恐良善荼毒乃發至願每五更望北拜斗早膳恒

素食祈殄兵革所至勞來百姓諸郡望風以城降父老簞食壺漿擁道迎之次峽江有潰卒數百阻山為亂立命殲其渠魁餘卒棄甲呼舞不戰而收民皆安堵雖田園蔬稻一無所犯乃相與謀曰此吾復生之父母也立祠於鼇峰以祀之未幾兄弟相繼仙去遂為斗中都水使者出入天宮積行累功默佑下民俾人皆盡忠行孝崇信三寶遇歲旱民禱祠下祠前潭水深不可測俄有靈蛇出蜿蜒于几案間色如丹砂雲起潭面竟日不收詰旦果雨歲大熟一日潢溪霖

滂暴溢田稼墊溺衆方狼顧失色忽見有役夫千群競操畚鍤疏其源決其流水竟不為民害已而俱失所在乃神兵也滄峽灘石峻嶮舟船上下失勢水工叫呼祈祐感雲中有黃旗隱隱即帖然無虞凡民居有不戒于火者有蝗蝻傷其稼者叩之則反風滅火蝗輒飛去又為符藥以施人凡嬰疾弗愈者服之無不立效祈子息者服之即得嗣續蕃昌由是民安物阜田里宴然閩人劉彛守桂州交趾蠻賊寇邊陷欽連等州彛震懼莫知所為齋戒默禱賊果潰去其後

韓世忠戰大儀鎮吳玠戰和尚原俱遣將士衛國效  
八公山草木之靈使敵遙見旗纛旌麾飛揚山谷鐵  
騎百萬行陣嚴肅鈺鼓之聲震動原野不待交兵而  
已敗北靈蹟顯異不可備述一日黃籙齋筵忽聞天  
樂鳴空祥雲環遶仙官導從甚都乃感天帝遣神人  
頒誥封江王為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  
真人主管上清天文院便宜行事行文昌司祿上宰  
僉書天機省事妻涇國夫人許氏順助仁惠仙姑兼  
管太乙延生右真司事饒王為九天玉闕宣化扶教

上仙昭靈溥濟真人主管下元地府諸司便宜行事  
權南極注生上相僉書雷霆玄省事妻衛國夫人陶  
氏善助慈懿仙姑兼管元皇北陰注生司事仍封父  
忠武真人母仁壽仙妃比者朕躬邁疾默運化機大  
闡靈貺翊衛左右頃刻不離施以靈符濟以天醫妙  
藥隨言隨效感應如響使困救之體既危而即安沉  
痼之疾盡脫而復舊斡旋之力同於更生感神之惠  
銘刻不忘是用祝冊加封伯曰清微洞玄沖虛妙感  
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涇國夫人加封貞應仙妃



仲曰高明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  
衛國夫人加封恭靜仙妃神父曰翊亮真君神母曰  
淑善仙妃舊號俱如故大新閩地祠宇又於京都建  
立行祠以安神棲特勅所司嚴奉祀焉

夫為人臣而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者必生為英傑  
死為明神雖百世之下福佑生靈陰翊皇化觀知  
證知諤以世胄之裔事主季世乃能靖難一方保  
全其民暨攻閩中按甲入境首除亂兵脫民鋒鏑  
之慘措之衽席之安是以人心感激靡克報稱乃

立生祠以祀之逮其仙去禦大災捍大患使民無  
凶荒疵癘之憂遂休養生息之樂功成行滿上感  
天心錫號真人敘列仙品比者幹運化機大闡靈  
貺愈疾朕躬是用加以徽號新其祠宇虔奉享祀  
以答神休斯皆累積陰功之所致故昭昭不朽與  
天地相為悠久夫豈偶然而已哉詩曰

事親盡孝事君忠 華萼聯芳孰與同  
更復精勤脩至道 並分茅土受王封

又

當年駐節向金陵 萬里江南不識兵

師入七閩人按堵 幾多福澤在生靈

又

歲旱靈潭起螭龍 大施霖雨作年豐

潢溪水落民無患 滄峽舟船險更通

又

蝗無傷稼火無過 田野均蒙恩澤多

徧給靈符蕃子息 更能愈疾起沉痾

又

桂郡揚靈却冠纓 現竒更效八公出

神兵百萬填山谷 頓解重圍頃刻間

又

靈符妙藥出天醫 翊衛微躬不暫離

起疾神功誰報稱 再生感惠此心知

又

隨聲應感不移時 幹運功參造化機

馭氣乘風遊八極 天宮陟降闡靈威

又

生為名將建高勳 行滿成仙福有因

京國鼇峯長廟令 丹書錫號證天真

又

威靈濯濯更洋洋 衛國安民績愈彰

不獨聲名昭日月 永同地久與天長

魏顥從治

魏顥晉大夫魏武子犢之子也犢有嬖妾無子犢疾命顥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顥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也魯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

魏顥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回秦之力人也顥見老人結草以亢回回躓而顥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顥以秋臣千室

夫為善獲報理之必然况能活人之子於濱死之際者乎此魏武子妾之父所以報於顥也夫以武子遭疾之初固有嫁妾之命矣及其病革復命以為殉苟為殉則死必矣使顥不惟其初而遽從後命烏有得生之理女既不生其父將必憾於地下

矣奚報之圖雖然穎之如此亦以成其父之美耳  
又豈責於報哉然則妾友之報不惟表穎之孝而  
又表穎之仁陰隲之大孰有加於是乎其受狄臣  
千室之賞宜矣詩曰

當年為殉命諄諄 嬖妾倉皇分隕身

魏穎若非遵治命 那能復作世間人

又

老人結草意殷勤 不忘當時活子恩

作善由來天有報 聖賢垂訓豈虛言

叔敖埋蛇

孫叔敖楚人也為兒時常出遊見兩頭蛇叔敖殺之  
曰無留以毒入也比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叔敖泣  
而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恐死無  
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之已埋之矣母  
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  
百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尔必興於楚及長  
為楚令尹令尹楚相也享有壽考而歿其子封于寢  
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夫人行陰隲固未嘗必求天之知而責其報然天  
高高在上無物不體未嘗不報誠以禍淫福善天  
道之常冥冥之中感應之理有不可誣觀叔敖埋  
蛇之事蓋可徵也當其見蛇殺而埋之之際方且  
憂死之不暇曷嘗冀天之報耶然卒以不死得享  
上卿之榮而食天之報者由其一心有愛人之誠  
善念一發感通于天其母知其然叔敖蓋不之知  
也及其後也果如其母之言天之報施於善人者  
如是其驗乎於乎叔敖以童稚之年能行陰隲故

生為名臣身享安榮歿傳青史流譽萬世噫彼不  
務行陰隲而專欲嫁禍於人者亦獨何心真叔敖  
之罪人也此其為惡身罹刑憲而蹈危禍者亦由  
其所自招也豈不哀哉詩曰

叔敖陰德為埋蛇 善感天公報不差

萬古芳名播青史 不同朽腐混泥沙

又

善好為時惡莫為 多行陰隲有天知  
試看楚相埋蛇事 善念纔興福報隨

隋侯獲珠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含珠以報其珠徑寸  
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百里故世號為隋  
侯珠

嗚呼蛇本毒螫之物人所畏惡之者隋侯見其被  
傷愍其創殘而治之不以毒螫而棄之使蛇之得  
生者實隋侯一念之仁也隋侯仁愛之心施於毒  
螫之物尚如此其於人豈有不仁愛之乎所以致  
蛇含珠以報者非蛇之報隋侯實天有以報隋侯

也世之人儻見物之被困能興一念如隋侯以全  
其命者則所積陰功實多神明報應容有已乎必  
使其身家迪吉子孫繁昌注祿卅霄垂名青史矣  
詩曰

見蛇傷重困泥塗 憫惻因為治體膚

全活微生猶獲報 夜光徑寸得明珠

又

萬類紛紛含血氣 好生惡死此心同

等閑莫道無陽報 但看隋侯活物功

李永堰水

李永為蜀守行部至湔山乃曰岷山導江為四瀆之首而水或為患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黎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溉於是蜀郡號為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城山中遇一羽人謂永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來迎公也遂白日升天蜀人世祠之

夫興利除害固守令之事然世之守令孰能盡其竭力而為利國利民之計哉觀李永為蜀守蓋能如是已堰江注水灌溉田畝使民無水旱歲享豐穰之樂其功之及於蜀人大澤之及於蜀人也深不惟注名仙籍得享逍遙之樂而蜀人立祠世祀之者又以示不忘於永久也古人有言曰愛人者必有天報李永有焉詩曰

永鑿離堆堰蜀川 能消水患溉良田

功成便遇安期子 白日飛昇上九天

又

引水通渠莫大功 豈期天路遇喬松

至今廟食岷江上 千古令人思不窮

于公爭獄

于公東海郟人也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父索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

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上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為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尚宣帝長



嘗謂陰騭之於人大矣苟能行陰騭於人必有所  
濟觀于公之治獄能平國之刑理民之冤人皆德  
之一寡婦死非其辜終伸其冤感天致雨澤及民  
物陰德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繼而享爵封侯  
為世名臣古語有之仁者必有後詎不信夫後之  
人不好陰騭惟存害物之心殺人之念濫傷物命  
延及非辜是皆于公之罪人及其惡積必無善報  
身罹刑憲子孫衰微頽墮不振亦理勢之必至也

又何怪哉然則世之人當效于公之行陰德使身  
榮後昌而以不行陰德為戒詩曰

從來陽報與陰施 天理昭昭不可欺  
試看于公足陰德 一誠及物有天知

又

里中父老大門閭 果見兒孫駟馬車  
不獨當時榮世祿 芳名長照汗青書

比干受策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脩通法律為汝陰縣

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  
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于  
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  
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  
沾漬比于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送至門乃  
謂比于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  
身又鞠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  
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于曰子  
孫佩印綬者當如此弄嫗東行忽不見比于年五十

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自汝陰徙平陵八男去  
一男留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首其後子壽蜀郡  
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鄂光祿大夫鄂生寵濟  
南都尉寵生敞汝南太守累世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夫通法律非以致深文也在用之平恕以求人之  
生使無冤抑觀比于之為政猶是已故人賴其全  
活者甚衆於是上天賜其子孫之多俾享有名爵  
累世光榮通顯陰德之報何其盛哉於乎比于不  
過縣獄吏決曹掾耳後位不過都尉乃能活人如

此使其位至通顯其所活何可勝言耶故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彼苛酷之吏不務求人之生惟欲舞弄法律置人於死觀之比干霄壤不侔矣小人所為朝不及夕何足道哉詩

曰

比干用法尚寬平 人自無冤獄自清

汝陰多少為官者 誰解存仁似少卿

又

上天賜策表仁慈 何氏陰功罕見之

不但一身階顯秩 子孫印綬遠纍纍

丙吉不伐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治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巫蠱事繫獄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保養之置閒燥處以私財物給衣食病幾不全者數矣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令使者盡殺獄中人吉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

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還報帝寤曰天也因赦天下  
昭帝崩昌邑王廢吉奏記霍光決策立宣帝初即位  
賜爵關內侯為人深厚不伐絕口不言後因掖庭宮  
婢自陳始知吉有舊恩宣帝大賢之詔封吉博陽侯  
邑千三百戶五歲伐魏相為丞相薨謚定侯子顯嗣  
後黜爵關內侯顯卒孫昌嗣成帝時復爵昌博陽侯  
奉吉後

人能哀矜無辜至誠惻怛以全活之而又無一毫  
自德之心以責報要譽於人陰騭之大孰過乎是

漢宣帝生纔數月繫郡邸獄丙吉未有君臣之分  
非骨肉之親乃能惻然矜愍置之閭燥進以甘脆  
被以輕煖疾病瀕危醫藥惟謹逮詔使入獄復介  
然拒命回萬乘之心福四海之民仁者之澤及人  
多矣至于九五虛位立定大計有保養之恩有策  
立之功而終不自言其人忠厚為何如哉一旦人  
主感其舊恩列位通侯躬秉鈞軸榮顯終身延及  
子孫享有爵邑蓋非幸也宜也詩曰

梲遇勤勤有至恩 當年郡獄保曾孫

不因女婢陳宮掖 深厚終身不自言

又

一言當日徹宸旒 功冠中朝位列侯

親秉國鈞居相位 兒孫世澤更悠悠

陽雍給漿

陽雍河南洛陽人也兄弟六人以傭賣為業少備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歿葬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阪下為居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化

為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荅曰無種乃與之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荅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為狂僻然聞其好善戲荅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共婚雍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陽是其後也

人之為善莫大於濟人雖小善但可以濟人之急

者皆美事也蜀先主有言勿以善小而不為若陽  
 雍固樂為小善者輦水漿給行旅補履屨不受直  
 事亦甚小也但行旅在途載渴載飢得水漿之惠  
 勝於八珍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中道敝屨有若失  
 船補履却直其功不細夫豈可以易視之雍也獨  
 能用力於斯為之而不屑積其小善為日之多遂  
 成大善故神明感孚特顯異報得遂佳偶以昌後  
 嗣厥後子孫蕃衍累世貴盛雖本孝敬之攸基然  
 亦積德之所致也世之厚於積而薄於施視人之

饑渴而畧無所憫惻者觀陽雍亦可以為勸矣詩

曰

陽雍積善始於微 輦水施漿濟渴饑  
 補履由來不受直 神明陰報不差違

又

種蔬生壁更為錢 婚得名家女最賢  
 豈特十男多俊異 榮華累世神綿延

盛吉泣囚

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當斷

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怒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為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

夫執法者能以平恕為心使人不至於冤濫於人必有所濟如盛吉之存心其可謂平恕者歟觀其為漢廷尉決獄無冤滯至當斷囚乃夫妻相對而泣其心之仁厚蓋可想見夫如是則人孰有不得其理者乎噫以吉之存心固可嘉又有如其妻之

賢克相其所為則其陰功厚德之被於人者深矣世之酷刻殘苛往往戕害非辜恬不知恤非惟有愧於吉亦且有愧於吉之妻矣夫福善禍淫天道之常其所以久享爵位來白鵲之祥致後昆之盛者詎非福善之所徵歟詩曰

從來盛吉執刑平 夫婦能存愛物情

秉筆燈前相對泣 幾人蒙惠得全生

又

平刑陰德感蒼蒼 庭樹時來白鶴祥

不獨一身膺富貴 更教三子被榮昌

陳臨善政

陳臨字子然嘗為蒼梧太守多善政民有遺腹子為其父報怨捕繫獄臨乃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犬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細民殺人罪固當死陳臨獨能推其情以遺腹子為父報仇殺之而絕其後則其父遂為無祀之鬼

故惻然愍之令民妻入獄與民生子而其民之嗣續遂得不絕嗚呼若陳臨者其可謂仁人君子也哉其行陰德如是則天豈有不報施之乎是以生為榮顯之官死垂不朽之名子孫昌盛俱登榮顯皆其一行之善所致世之殘橫暴虐滅絕於人俾無後者視陳臨蓋霄壤矣比其受報鬼神降之以禍者曾不旋踵噫人咸能以陳臨之心為心則善之及民福之在已其有既乎詩曰

陳臨治郡有陰功 恩及愚民福莫窮



陰騭從來陽有報 身榮還使後亨通

又

仁恩一念到愚氓 陰德於人信可憑

不獨他人存嗣續 自家孫子亦繩繩

楊寶救雀

楊寶弘農人也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墮地下為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蟲所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飼之毛羽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群雀俱來哀鳴繞寶

日乃去是夕忽見有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為鷓鴣所搏君仁愛拯拯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當如此環矣寶生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天下無比及楊震葬有大鳥隨之陳留蔡伯喈論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

夫黃雀微物救之而得其報蓋人與物同生異類好生惡死物我不異以其垂死之際施以一念之

仁亦曷有望其能報哉然善心發見感于神明非  
 黃雀之能報也實神明之所報世之殘忍之徒輕  
 視物命活者且猶不恤況其瀕死之際而肯顧惜  
 之乎若楊寶以垂髫之童視彼黃雀於困危垂死  
 之時惻然內隱愛護勤劬自始至終如保嬰孩使  
 黃雀既傷而復全活者寶之恩矣寶之心存乎愛  
 物之仁夫豈計其能報哉以是心相感不期報而  
 報至身受白環至其子孫四世三公繩繩引之不  
 亦宜乎或以楊寶之救黃雀其事小而其應大而  
 不知天佑陰德善雖小而必彰天惡殘狠惡雖小  
 而必亡也詩曰

愛物由來一念仁 此心要與物皆春  
 白環報德真奇特 好積陰功效占人

又

獨憐楊寶是兒童 黃雀相遭困阨中  
 飼養豈期成報應 子孫從此作三公

卓茂循良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

稱為通儒初辟丞相府史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它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性不好爭如此後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縣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教化大行道不捨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太守出按行見乃服焉後遷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尋謝病歸郡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至以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況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琴嗣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

人能全長者之量必能行良吏之政卓茂學稱通儒識達治體方其試掾政府出遇愚民於道誤認已馬乃能不斥其非即解以副其意卒使其人愧

悔歸馬是皆寬厚長者而有容人之量矣及治密  
 邑導民於善息民之貪已一視之如子民皆愛之  
 如父弄法之吏亦不忍欺化以大行蝗不為害其  
 後被徵入朝泣送于野非有深仁善政漸洽於民  
 安能致其感化若是哉所以列爵通侯寵遇無比  
 逮其令終哀卹有加至于子孫繼登顯要天報之  
 厚豈云過哉循良之治光昭史冊逾久彌彰端可  
 以為世吏之勸也詩曰

出遇愚民向道途 不辭解馬即將車

化行密縣無蝗害 長者從來德政殊

又

陞朝列爵位通侯 錫賚便蕃寵更優

珪組相傳多胤嗣 一門福澤更悠悠

伏湛分俸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為平原太守更始時倉卒  
 兵起天下驚擾湛謂妻子曰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  
 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後官  
 至司徒封不其侯食邑三千六百戶卒子隆為光祿

勲翕嗣爵孫瑗為郎中晨位特進曾孫無忌為侍中  
屯騎校尉玄孫質為大司農

伏湛忠厚長者當干戈擾攘之時不忍獨飽分粟  
以濟饑者與妻子共食麤糲夫遭世多艱流離饑  
饉孰不欲積聚以為全活計豈肯輕捐所有以與  
人湛乃無一毫私已之慮視人之饑甚若已之饑  
故寧甘心麤糲而不辭噫比其所為有過人者矣  
世之貪鄙之徒視民艱苦略不經心拔一毛以利  
人猶且不肯況望其能如此乎此湛所以卒踐顯

要列爵封侯累世榮昌天於為善之報何其厚耶

詩曰

漢季風塵盜賊生 平原饑殍遍空城  
不逢太守能分祿 無復生全見太平

又

妻孥流離過饑年 分俸周人德義全  
不但司徒兼爵土 滿門朱紫及曾玄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劉第重刊

直隸徽州府知府臣胡孝恭校

為善陰隲卷之一

為善陰隲卷之二

鄧禹不殺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事光武為將軍時赤眉所  
 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  
 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髫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  
 悅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  
 者其後累世貴寵凡封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  
 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  
 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孫女為和帝皇后曾孫女為桓帝皇后

夫用兵重事也為將帥者受閫外之寄司萬眾之命要當存仁愛之心體公正之道不妄殺戮然後可以副委任之託高密侯鄧禹之所為蓋若是已禹杖策佐光武成中興之業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其陰德為何如哉天道至仁有陰德者必厚其報是以年餘二十而封侯先於諸將富貴安榮終始如一延及子孫享有爵邑作配宮闈奕世光顯天下莫比彼殘忍而為將帥者逞已怨忿屠城空

邑妄殺無辜若秦白起之流不樹陰德為惡之報速於反掌深可為戒噫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報應如此可不畏哉詩曰

好生惡殺實天心 能積陰功福更深

鄧禹當年無妄殺 子孫富貴眾如林

又

乘時杖策佐中興 不殺功多道亦弘

圖畫雲臺居第一 子孫奕世有光榮

王丹化俗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  
 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  
 其情孺者耻不致丹皆無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  
 富其輕黠浮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黜責之歿  
 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  
 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以前將  
 軍鄧禹表領左馮翊徵為太子少傅至太子太傅以  
 終

夫心存仁厚者不惟捐財以助人而誘掖獎勸凡  
 可以使人日趨於善者尤必孜孜而力行之觀於  
 王丹可見矣丹方家居時其貲雖饒然未沾一命  
 之祿而其勸勵農民黜責輕浮賻給喪葬莫非仁  
 厚之事行之既久以致化洽鄉邑風俗敦龐其行  
 善之功所積為何如哉厥後累登貴顯以終其身  
 上天福善之報又何如是之切也世有為郡邑守  
 宰尸位苟祿無毫髮功德及民者視丹所為寧不  
 有愧乎詩曰

勸民勤勵黜輕浮

賻給凶喪仰惠周



邑聚富饒風俗化 秉心仁厚孰能傳

又

王丹善行施鄉里 積累陰功世莫知

從此終身膺貴顯 上天報施信無私

鍾離憫恤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都督郵時郡有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

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其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復違者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意後官至尚書

鍾離意有愛人之心見人疾痛不忍其死傷親為

給醫藥以濟其生送徒河內人病饑寒乃移屬縣以給徒衣脫徒袿期俱至無或違者至於人子報父讎繫獄毋死而不得殯殮則又聽其歸以盡人子之情其用心之仁如此宜乎光武稱為良吏故陰德之報位列樞要為世名臣有光青史烏乎世居牧民之任者宜視意為法毋但錄錄尸位而已天報在上其可忽諸詩曰

鍾離作吏處心仁 善政昭昭惠及人

青史無窮彰善譽 千年陳跡尚如新

又

為吏常存愛物心 冥冥監視寔昭臨

尚書北斗司喉舌 為報平生惠澤心

李善保孤

李善字使孫本南陽李元家奴元家人疫死盡而巨富唯有一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密負續祖逃避山中哺養乳乃自生汁至年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悉退其奴殺之而立續祖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至日南九真守善後

善陰陽卷二  
在少室得仙道焉

有受人之恩能忠於所事存人之後而不絕其宗  
祀者厚之至也李善人之臧獲適主家亡歿殆盡  
所存者眇焉幼稚而彊奴利其財產欲共害之善  
乃能周旋保護以全遺孤使李氏宗祀不墜者善  
之力也當是時善心苟同於人一息之嗣即見絕  
滅幾何而不為若敖氏之鬼哉此善之忠厚碩德  
所以卒至顯融歷典大郡名紀丹書功著仙籍曾  
謂天道幽遠而禍福無憑耶詩曰

可憎奴輩利人財

共負深恩害幼孩

李善盡心能保護

主家嗣續免悲哀

又

存孤事重世稱賢

陰德昭昭感上天

豈特拜官遷太守

丹臺功滿竟成仙

袁安出罪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  
謀為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  
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

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  
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  
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  
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減罪  
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  
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安後  
官至司徒子京為侍中敞為司空孫彭為光祿勳湯  
為太尉封安國亭侯盱為光祿勳曾孫成為左中郎  
將逢為司空隗為太傅玄孫基為太僕忠為沛郡累

世榮盛

活獄重事也苟知其寃或怵於利害而不為之伸  
理不得其死者衆矣袁安之理楚獄不避罪戾即  
為分別蒙活者衆又其為河南尹也未嘗以減罪  
鞫人其存心忠厚類如此是以卒能感悟其君為  
一代名臣光昭青史垂慶無窮延及子孫奕世榮  
盛陰德之報盍昭昭矣史謂其仁心足以覃于後  
昆信夫詩曰

楚郡當年大獄興

幾多誣死孰哀矜

袁安到郡先分理 盡使無辜得脫刑

又

不將減罪鞠于人 聖世何緣有銅身

為善自然天有報 子孫繼顯是單仁

魯恭三異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自幼習魯諸為諱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栢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

訟於恭恭令歸之再三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遣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遂歸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

言狀章帝異之累官至司徒年八十一卒于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謙子旭官至太僕

縣令所以牧民而民之休戚係焉故令賢則一邑之人受惠否則人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若魯恭者非所謂賢令哉觀其治中牟也專尚德化不任刑罰其愛民之心為何如耶故其深仁厚澤漸被之久而一縣之人無不化焉三異之稱嘉禾之產是皆神明所以彰其德也其位三公享壽考而顯榮延及乎子孫者孰非陰騭之昭報耶噫後之

膺親民之任者可不以恭而為法哉詩曰

魯恭為令治中牟 德化漸摩孰與儔

漢史特垂三異政 聲名燁燁古今留

又

三異當年藹政聲 嘉禾況復產中庭

顯榮壽考延孫子 報德昭昭信有徵

黃香憂濟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為尚書令永元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

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還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  
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  
貸荒民獲全卒于官子瓊為太尉封邠鄉侯卒年七  
十七曾孫琬亦為太尉封陽泉鄉侯

黃香為尚書令憫獄囚連逮陷于非辜為分別條  
列敷奏郡國上疑罪務求輕典為郡守見民被水  
災分俸賜倡富民出粟以振濟貧乏所全活者三  
弗可勝計其仁恕愛人如此故慶流後嗣子孫

為太尉封侯皆香之所致世有在民上者依勢作  
威倚法以削視民疾苦而若不相干其何足以語  
此於乎有志之士尚當取法於斯詩曰

科別詞連全活衆 罪疑從減務求輕  
每存憂濟時分俸 遂使豐家激義聲

又

黃香有德在生民 天報無私果有因  
不獨子孫享高爵 顯榮終始被其身

郭躬寬平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帝皆施行著於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暉明律法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跡弟子鎮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閭景以成大功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犯白刃手劔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七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于家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聖王之用刑以欽恤為本為刑官者苟能體聖王



之用心則刑罰豈有不清生民豈有不蒙其惠利乎觀郭弘為決曹掾用法平恕民無怨情深得欽恤之意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宜矣及其子躬能傳父之業後遷廷尉決獄斷刑多所矜恕務在全活是能承父之心盡繼述之道至其子弟又皆明習法律克承躬志一門之間斷獄之惠及人者多矣陰騭之報不亦宜乎厥後子子孫孫以功名顯簪纓滿朝榮享天祿寔皆由其所行之召視夫世之煩刑酷法殘忍苛刻者蓋霄壤矣彼規規於目前

奚暇計久遠哉後之典刑者宜慎之詩曰

郭弘執法典刑平 世世相承著令名

有子獨能承厚德 重文條奏請從輕

又

一家治獄有陰功 用法寬平羨郭躬

後世子孫多貴顯 滿門朱紫至三公

曹裒坐免

曹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初舉孝廉再遷圍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圍界吏捕得

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  
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  
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  
重矣如得金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  
嚴奏褒與弱免官歸郡為公曹徵拜博士出為河內  
太守

君子存仁但欲全人之生而不顧己之危若曹褒  
是也方吏得入境之盜郡守惡而欲殺之褒乃引  
援古義酌量重輕不擇利害以逆府意卒致盜得

不死而已坐是免官其心無悔非切於愛人者能  
若是乎然活人之報有如影響隨復徵拜博士出  
為通守孰謂蒼蒼蓋高而不監在茲耶詩曰

盜徒論死得全生 賴有曹哀執法平

罪坐脫人誠所願 莫教枉殺負神明

又

罷免旋看博士徵 旌麾又出守專城  
人言甘退為疲弱 天報終令被顯崇

趙熹徒黨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為平原太守平原多盜賊  
熹與諸郡計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  
言惡惡止其身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  
置潁川陳留後青州天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  
年百姓歌之後官至太傅錄尚書事封節鄉侯擢諸  
子為郎吏者七人年八十四卒謚曰正侯子代官至  
越騎校尉孫直官至步兵校尉嗣侯爵數世不絕  
趙熹初為平原太守郡多盜賊既而捕斬其渠帥  
上書乞誅止首惡餘黨直徙之內地蒙其全活者

數千人間歲蝗起青州及入其境者輒死於是民  
有屢豐之歌郡無侵乏之患此推仁愛之心施之  
于政故能弭菑捍患惠及其民宜乎位列三公年  
登八袞後嗣綿延光顯累世陽施陰報信可徵矣  
嗚呼彼有為郡縣守宰視民之死漠然不以為意  
者豈足以為民之父母乎詩曰

渠魁已斬寬餘黨 當坐量移活數千

因此飛蝗不入境 民歌相慶屢豐年

又

善政由來慶所鍾 位登台鼎列三公  
也因為郡多陰隲 重得兒孫繼顯融

史弼守正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諸  
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  
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  
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  
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

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  
怒即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  
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侯覽詐作  
飛章誣弼誹謗平原吏人詰闕訟之前孝廉魏邵同  
郡人行賄於覽得減死終於彭城相其後子孫繁庶  
祿仕不絕

漢桓靈時巨姦擅操國柄懼正人君子起而攻之  
故大興鈞黨之獄以誣陷焉當時郡國守相承望  
風旨唯恐獲戾莫敢後寧肯持正以遏兇燄哉而

弼獨不畏禍乃無所上至被切責正詞以答之略  
 無回撓雖身坐重戮亦所不顧於是蒙活者千餘  
 人其為善陰騭何可當也使守他郡者咸得如弼  
 則獄無枉濫而良善獲佐矣及遭飛章誣搆昔之  
 受惠者為之周旋乃得減死以官祿終至於子孫  
 亦享其福上天之於善人其報施何嘗有差殊哉  
 詩曰

承風鈎黨下平原

大獄方興孰敢言

吏弼若非持正論

幾多地 下負深冤

又

一朝獲謗進飛章

生死誰能免禍殃

賴得從前為善報

終身官祿後仍昌

韓韶發廩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  
 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  
 衣糧者甚衆韶憫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  
 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  
 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于

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官至太僕年七十卒

韓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則陰隲固已及民矣及鄰縣之民流入其界遂開倉賑之其陰隲及民又如此至主者爭之則欲以身當其罪而不悔當是時使韶退縮而為身謀不閔然興賑恤之念則萬餘戶之民死亡溝壑矣其名德素孚於人是以竟無厝坐及卒于官一時名公皆為立石頌德至其子亦以顯官考終則天之默佑善人其

慶如此也世之居守令者患得患失不病民以自養者難矣况望其能任毫髮利害以振民乎欲逃夫陽誅陰譴焉可得哉觀此亦宜知所勸矣詩曰盜感仁賢不入羸無端鄰邑有流氓遂開倉廩憐餓困其死寧論主者爭

又

韓韶名德動當時死有諸賢並頌碑子復顯榮兼壽考天公報施却無私

陳寔止盜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及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一邑無復盜竊自郡功曹遷除大丘長時三公缺議者歸之累徵不起

年八十四卒于家海內赴弔祭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謚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湛最賢紀字元方拜太僕徵為尚書令又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湛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紀子群為魏司空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世靡不榮之

寇盜人所同惡有憫其所為開諭而教誨之使其靡然從化觀之太丘可見矣方盜入室之際自常情遇之猝而寘之死地惟恐不暇乃指以訓其子

孫使盜投地愧罪諭以善言遺之以帛不獨其人  
改行為善一邑隨以無盜仁者之言感人深矣雖  
然積善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太丘雖累微不  
起然望重當時以壽考令終致子孫多賢累登顯  
官一門榮盛無與為比皆其遺澤也天於善人不  
已其報如此乎詩曰

盜竊多因迫困窮 誰能誨諭感其中

太丘勸善人俱化 海內咸稱長者風

又

預擬三公德望尊 難兄難弟更超群

積善子孫承厚澤 高名並著號三君

劉寬溫仁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性寬厚嘗行有人失牛  
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  
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  
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  
校漢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南陽太守典  
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用蒲鞭罰之示厚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行陰德拯拯寒困民悅之如父母一日當朝會裝嚴已畢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靈帝時拜太中大夫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宗正光祿勳封逮鄉侯卒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夫臨事優裕者未必行暴急之政拯恤困貧者足以施子民之惠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又豈有怨之者乎此劉寬博弘裕之量所以為弗可及也夫古今以來怒不形顏口無疾言溫仁多恕莫有過於寬者以寬之量博大而弘廓非可以淺淺識也雖閨門倉卒之際激之不恚臨政處事豈忍暴虐酷烈以厲於人乎寬德日著聲譽四達海內稱為長者三郡感德興行日有所化困貧仰惠視之如父母然歟歷通要享有爵土傳之嗣子不替益隆非溫仁和愛陰德深積弗致然也彼禁民以法

令雖可以齊民然法令峻極民風斯哀其視道之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者何如耶詩曰

溫仁多恕自天然 倉卒何曾有疾言

寒困細民懷厚惠 吏人慚愧辱蒲鞭

又

平生性度本寬仁 作郡先能恤困貧

父子聯芳天有寵 金童紫綬照時人

孫鍾飯客

孫鍾富春人也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

業瓜熟常以設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蒙君厚恩今示子葬地葬之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許步勿返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厲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閭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

和生皓皆王於吳

凶年饑歲人不聊生而力作以苟活於已者尚恐不贍奚暇濟他人之急哉孫鍾之心獨異於是家貧歲侵種瓜為業乃能以設行道之人義而不厭復能敬事神明致其感孚示以葬地其後慶鍾胤嗣豪傑挺生王有江東之地以成鼎峙之國神之所言如合符契良由鍾之積累在已未食其報故世澤縣延數傳而不竭也此可以為善人之勸矣

詩曰

種瓜為業力辛勤 歲遇凶荒苟活貧

瓜到熟時能設客 幾多行路感恩人

又

神向山中啓地靈 鶴飛去處是佳城

子孫數世玉吳地 萬古堪為積善徵

劉翊濟世

劉翊字子翔潁陰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而不以為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扎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停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

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  
札意其為翊後到潁陰還所假車翊閉門辭却不與  
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郡引為功曹後黃  
巾賊起翊救急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  
為殯殮鰥夫則助其妻妾獻帝遷都西京舉上計掾  
尔時道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拜  
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  
出関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  
衣殮之又逢知故饑困於路不忍棄去因殺所駕牛

以救其乏一日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  
仁心陰德感通天神太上特嘉子之用情故使我來  
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尔能隨我去否翊於是  
叩頭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  
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後  
度名東華為右理中監

士君子懷濟人之心周窮乏恤患難固不責人之  
報尚何望於天之報哉然而天道禍淫福善報應  
昭昭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觀劉翊之行可見矣翊

素以濟人為心遇人之危急雖車馬珍寶衣服揮  
斥無所惜推仁樂施俾困者享死者藏而所濟者  
實多卒致異人授術列職仙官則上天之報寧有  
爽乎嗟夫世有鄙吝之徒坐視危難漠然不顧嗇  
其所施一毫不拔不過為守錢虜耳死亦與草木  
同腐焉得有身後名哉凡有所積者必當懷濟人  
之心如翊可也詩曰

一生惟蘊濟人心 道路人知是穎陰  
多少艱難承德惠 死生終見感恩深

又

財物由來世共憐 早能散世拯顛連  
長生有術因先得 陰陽仁心感上天

王恂敦義

王恂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  
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  
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恂鬻金一斤營殯餘金  
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亭長初到日  
有馬馳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綉被墮恂前即言於

縣縣以歸。恠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突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恠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恠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恠，恠辭讓而去。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子孫皆顯于時。

嘗觀託死於所知，世固有之。託死於所不知，世蓋少也。彼書生者，以孑然之身，病於逆旅，濱死之際，卒見未嘗知識之王恠，遽欲以金贈之，而託以骸骨。此人情之固可憫者，而恠也乃能盡心於所託。

又不利其所有，是蓋仁人君子篤於信義者之為。致使後來報應之異，神明固欲以表彰其善，不泯滅之。又使其名位通顯，子孫榮盛，而為善之報有如此。大嗚呼！世有託死於親戚，故舊，或利其財而辜其託者，有焉。是亦何心哉！此誠王恠之罪人也。寧無所愧於心乎？故表而出之，以為世勸。詩曰：病居空舍獨悲辛，命在須臾孰與親。雖有黃金無處託，更將骸骨付何人。

又

為美王恂不愛金

偶然受託有真心

埋金葬骨誠忠厚

匹馬飛馳報德深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劉以節重刊

直隸徽州府知府臣胡孝恭校

為善陰陽卷之二

